

文藝小說

岑凱倫著

幸福摩天輪



HKING

# 幸运指环

岑凯伦 著

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

# 幸运指环

岑凯伦

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南昌市石泉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 6印张 150千字

1988年2月第一版 1988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00册

ISBN7-80016-102-1/I.39 定价：1.80元

# 幸 运 指 环

## 故 事 梗 概

任俊铭，年轻有为，是女孩子心中的白马王子，他自然不相信指腹为婚这一套，但，他确实是有这么一个未婚妻，且老远从上海来香港寻他——土里土气的丘婷婷。

围在任俊铭四周的都是千娇百媚的女孩子，丘婷婷自然不起眼了。但，小女孩子会长大的，何况他根本就是个美人胚子，象脱茧的蝴蝶一样，只是转瞬之间，清新、脱俗又带娇俏的丘婷婷，教任俊铭也为之目眩！

但是，这个时候，另一个出色的男孩子金柏嘉，早已在她身边，对她照顾的无微不至，从来也没有嫌她土，并向她求婚！

到底这对指腹为婚的小夫妻，会否在一起？为了真爱？！或是为了婚约？！

# 幸运指环

## 格格不入

满怀希望，满心喜悦的丘婷婷，坐在那豪华的汽车里，很舒服，很满足。

新的开始，好的开始，从此享福了。

这车子好大，好漂亮，好……在上海没见过，做梦也没有梦过，还有个穿了军官制服的人为她开车，好威风啊！

怪不得妈妈常说任奶奶嫁进皇宫去了。

唯一可惜的，任俊铭没有来接车。

他忙吧！丘婷婷从那蓝色羊毛衣的口袋里面拿出一张照片，看看，咕的一声笑出来。

司机在倒后镜里看她一眼。

司机从红磡火车站接到丘婷婷，看她一眼，梳着两条小辫，额前一排刘海，肌肤是难得一见的细嫩洁白，穿件蓝衬衣，蓝布裤，外罩一件蓝外套。

足上一双白袜，黑布鞋上绣了朵荷花。手上拿个灰蓝旅行袋，哎，就是土。

司机一直在怀疑，这个土妹子，如何和孙少爷配成一对？

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，什么都不用提，单是谈话吧，真是不知从可说起。

还有，还有，这上海姑娘，和绮年娜小姐怎样比？绮年

娜小姐新潮。洋派头，身材？嘿！没得比了。

差点忘了贵气的金翡翠小姐，仪态、风度连绮年娜小姐都比不上，这上海姑娘更谈不上。

当然，孙少爷还有许许多多女朋友，不过来往最密切的是绮年娜和金翡翠吧。

汽车驶进一个大花园，花园当中有一幢房子，丘婷婷好兴奋，哎唷！真是华贵无比，北京的故宫也好不了多少。

车停下来，司机为她开了车门，她好小心地下车，可别弄污了这华贵的车。这时候，一个穿白衬衣，黑裙子的女孩子想过来抢她的旅行袋；丘婷婷连忙两手护住旅行袋，低声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妈说过，香港坏人多，抢钱的，她有两百块港币还有三条新裙子，一双新皮鞋，红的，好时髦的。去年任奶奶托人从香港带到上海送给她。

“丘小姐，我是这儿的仆人，我替你行李送到房间里。”

仆人？工人，妈说香港有钱人都有工人，她想想，笑笑，把旅行袋交给她：“我不是丘小姐，我是丘婷婷，你叫我婷婷。”

“你是主人，我是工人，我不敢叫丘小姐的名字。”

女仆走进去，另一个女仆迎过来带她进客厅，哗，客厅好大，地上软绵绵。

“丘小姐喜欢喝点什么？”

“这……”她想着，上海对户的张叔叔教过她，好好喝的：“朱……咕力！”

不久，女仆推来了一辆金灰色的餐车，餐车上有饮品。

点心和糖果。

丘婷婷每样要了一些，女仆问：“丘小姐要不要回房休息？”

“是有点倦，想着能来香港几晚没睡好，但是，我还是想等任俊铭回来！”

“孙少爷很晚才能回来！”

“昨天通长途电话，他知道我今天来的！”她有点不开心。

“没办法，生意上的应酬多！”今天金翡翠在家开舞会，任俊铭被邀请做男主人，不到天亮，他不会回来。

“啊，好吧，我想躺一会！”女仆带丘婷婷进内厅，内厅地面滑的，光亮的，冰凉的，没什么家具，四周有一排排金色的高背椅。

丘婷婷呆看了一会，傻气的问：“这儿还开溜冰场？”

“这是跳舞厅，孙少爷每个星期都在这里开舞会！女仆微笑回答。”

“舞会？”丘婷婷不好意思问得太多，但她实在不明白。

跳舞厅旁有度玻璃纤维的楼梯，扶手用水晶做的，水晶扶手装了灯，金色小珠在里面滚来滚去，很美。

经过跳舞厅，是个小偏厅，小偏厅内只设一张日式矮桌，地上铺满长毛地毯，地毯上缀满不同颜色，不同形状的地垫子，旁边有楼梯，女仆带她上二楼。

女佣推开一扇门，啧啧，这房间多美，别的不说，单是那张床，一看见就很想睡。

她大概眼睛太倦，换了套布睡衣，人倒在床上，又软又香，一会就睡着了。

她一觉醒来，觉得精神很好，床头有个钟，一看，五点，不会吧？她进房间已经五点，她摇摇钟，没坏，哗！睡了十一个钟头？怪不得肚子叽咕、叽咕。

她穿上布鞋，想出去找那些女工人看看有什么吃的。

她听见楼梯有脚步声，她好高兴，走出去，上来的，竟然是个年轻的男人。

他穿套好亮漂的深灰色西服，这个人她好象见过，但又好象没有见过，他一面抛着车匙，一边哼歌，跑着上来，看见丘婷婷，呆了呆，一会，又指住她，很小心地问：“你是……婷婷？”

“你怎会知道我的名字？你来这儿干什么？”她拉了拉睡衣。

“我住在这儿，当然要回来！”

“任俊铭？”她好高兴的叫出来：“你本人比照片还漂亮，我认不出你。”

任俊铭打量她，这土头土脑的就是丘婷婷？看她的发型多老土，像个丫头。她身穿的是什么鬼东西？女人睡觉不是穿睡袍吗？还有那些布鞋，哎！那朵红花，像拍民初剧。

“你为什么不睡？半夜三更在这儿干什么？”任俊铭心虚，她不是等他回来吧？

“我睡了呀，一睡十一小时，连晚饭也没有吃，你不是刚回来吧？谈公事、搅应酬要通宵？”

“这个时候厨房的佣人已经休息，你睡房有冰箱的，里面放了很多食物！”

“怎么把家里的冰箱放在我房间？”

“我们家里每个厅，每个房都有冰箱 你不要大惊小怪，



晚安，我明天早上还要上班！”

“晚安？太阳都快出来了，任俊铭，我有很多话要跟你  
说，我们谈谈好吗？反正你上床差不多又要下床，香港上班  
是朝九晚五，是吗？”

“我每天十时半才上班，对不起！”任俊铭不耐烦：  
“改天见！”

“你吃早餐的时候我会去的！”

“我今天不吃早餐。”任俊铭打呵欠。也不理她，直上  
三楼。

×

×

丘婷婷来香港耽了三天，自从初来那晚之后，她没有见  
过任俊铭。

这天，他五点多就回来了。

丘婷婷马上拉住他道：“任俊铭……”

“你身上穿的是什么衣服？”

“睡衣啊，在上海新买的！”

“睡衣？好，睡衣，你怎可以穿件睡衣在家里随便走！”

“在里家不穿睡衣穿什么？我带来的裙子？不！那是和  
你上街穿的！”

“你……”丘婷婷那傻傻纯纯的样子，任俊铭笑也不  
是气也不是，他提起嗓门：“亚凤！”曾经替丘婷婷提旅行  
袋的女仆急急忙忙走出来：“孙少爷！”

“金妈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大概还有一个星期。”

“一个星期？”任俊铭吐了口气，明天他便要在家里开

舞会，如果他的朋友看见丘婷婷，还以为他家来了个讨饭的，

“我明天在家里请客，你这样子怎能见人？金妈又不在，否则她可以帮你去添置新衣。现在，先由亚凤陪你去买几条裙子。”

“我带了裙子来，还有漂亮的皮鞋，明天我会打扮得好漂亮。”丘婷婷说：“今晚你在家里吃饭，我们可以好好谈谈，妈要我告诉你……”

“不，我今晚有应酬不能陪你，我回来只不过换衣服吧了，你感觉寂寞可以叫亚凤陪你去逛公司，你的睡衣令人看了很不顺眼，还有这布鞋。”

“我一点也不寂寞，我每晚看电视看到四、五点，亚凤已教会我开房间的电视。我只是想跟你谈谈，任奶奶曾说过会送我一样东西！”

“噢，是的，等会儿我拿给你！”

任俊铭上楼，丘婷婷跟着他上楼，到二楼，任俊铭说：“你在房间等我。”

“我想参观你的房间。”

“我赶时间，改天吧！”

丘婷婷无可奈何，乖乖的回到房去。

丘婷婷来香港后，最喜欢看电视了，看电视也成为她唯一的消遣，她每次回房间，第一件事就是开电视机。但是刚才任俊铭叫她在房里等，她连电视机也不想开，专心等俊铭。

半小时后，门铃叮叮当当响，丘婷婷跑过去开门，她把房门大开，请任俊铭进去。

俊铭站在门口，一点也没有进去的意思，他把一个小小

的首饰箱交给婷婷：“祖母叫我交给你的，还有锁匙。”

“进来喝杯果汁。”

他摇摇头：“我赶时间去接朋友。”

俊铭转身便走，婷婷目送他离开甬道，一直走下楼梯。

婷婷无精打彩的关上了房门。

她坐在床上，用锁匙把首饰箱打开了。首饰箱虽然不大，但是长、阔也有十二厘米，这么大个箱子，里面就只放了一枚指环。

指环是米色的，雕上花，是象牙的。

曾听米叔叔说：首饰最名贵是钻石、翡翠、珍珠、白金和黄金、从来没听他提过象牙。

虽然无论任奶奶送他什么，都是留作纪念，绝不能变卖，但任奶奶那么富有，起码应该留个黄金指环给他。

她把象牙戒指放回首饰箱，锁好，顺手往抽屉一塞，戴都不想戴。

亚凤来请她吃饭，天天一个人吃饭，佣人在后面排满孤寂又拘束，她请亚凤把饭开到房间来。

她一面吃饭一面看电视，今晚TVB电视长剧《射雕英雄传》播影大结局，她要看坏蛋杨康怎样下场。

第二天她知道俊铭在家里请客，她梳好辫子，她看见电视里的女演员都喜欢在辫子上插花，她也在花瓶上掷了两朵兰花，分别插在两束辫子上。

她又把裙子拿出来。

婷婷看见电视里的女演员，穿的裙子短的惊人，不单只露出小腿，露出大腿，坐下时几乎连内裤也露出了，实在太不检点，太不像话。

她这条裙子便不同，在膝盖下，而且只露出小许小腿。是一条绿色绒裙子，她妈说她那粉红色的皮肤，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好看，她把裙子穿在身上，觉得很大方，比那些不是料子的短裙，好看得多了。

她把红皮鞋拿出来，很小心的穿上。

她对自己很满意，走到楼下，看见亚凤，她拉着她问：

“亚凤，我今天美不美？”

“很……美！”亚凤忍住笑。

“孙少爷回来了没有？”

“还没有回来，现在时间还早。”

婷婷心想：连亚凤也赞她美，她倒要令俊铭惊喜一下：

“亚凤，我吃过午饭回房间，孙少爷回来你通知我。”

“好的！”今天请客，管家又不在，亚凤是女佣领班，要做的事很多。

婷婷吃过午饭，回房间等俊铭回来让他惊艳，最初坐在皮椅里，开了电视机，看《四眼神探》重播，由于吃饱饭，人太舒服，她由皮椅坐在床上，结果睡着了。

铃声响，她跳起来，揉揉眼睛，顺手开了灯，把房门开了，一个女佣把点心送进来。

“下午茶时间了，”她打个呵欠，怪不得刚才不自觉地开灯，窗外都暗沉了：“亚凤呢？”

“她忙着，今天孙少爷请客，她要打点一切。啊！亚凤叫我告诉丘小姐，孙少爷已经回来了！”

“他在那儿？叫他来看我！”

“他陪朋友在餐厅吃下午茶，他要招呼朋友，一定走不开！”

“那我到餐厅看他。”

“丘小姐，你最好不要去，餐厅已坐满客人，你走进没位置，站着很尴尬。”

“这也是，”婷婷点点头：“他们吃完点心会做什么？”

“到跳舞厅跳跳舞，你可以到跳舞厅找孙少爷，那儿没有特别的编排，站着、坐下，跳舞也可以的！”

“好，等会儿我去跳舞厅。”

婷婷吃了点心，洗把脸，照照镜子，哟！刚才睡得无形，两朵兰花都残了。

她重新梳好辫子，再摘两朵兰花分别插在辫子上。

她拉好裙子，下楼到小偏厅，然后再绕到跳舞厅。

进去一看，暗沉沉，一片粉红，电力不足？里面确然有不少人，有男有女，有些喝酒，有些谈笑，有人在跳舞。

大家看见她进来，象看风景似的。

“这女孩子是谁？打扮好怪。”

“裙子才怪，便裙嘛，太长，晚装嘛，又太短！”

“绿裙、红鞋，真俗！”

“今年仍然留行撞色。”

“也不是这样撞法，她根本不懂打扮：任家的女仆嘛，为甚么不穿制服！”

“她头上的花才怪，象青山跑出来的，这个人到底是谁？蛮滑稽的……”

婷婷突然被人一手抓住。

“任俊铭！”

俊铭把她拉过一边，低声责备：“你为甚么打扮成这样

子？你是故意来给我添麻烦。”

“我穿了新裙子新皮鞋呀！”

任俊铭一手、两手把她辫上的兰花抓下来，正要去拆她辫子。

“俊铭！”一个女郎走过来，前面的头发蜷圈圈，又短又曲，后面的长发全梳起在后脑。脸上化了装，图画一股美的脸，身上穿一条银白的裙子，肩膀只有两条吊带，上身又是珠子，又是闪亮的片子，下面是一层层的裙，刚与膝齐。

脖子上一条红宝石项链配上耳环和镯子、指环，十分华丽。

她一手挽住俊铭的手臂，身体靠在俊铭的怀里。穿那么小衣服，香港人做衣服永远不够布料。两人又那么接近，婷婷不欲观之矣！

“你跟谁谈话那么生气？噢！这小女孩是谁？我以前没有见过。”

“她是我的妹妹！”俊铭忙说。

妹妹？婷婷的眼睛瞪得很大！

“你不是说，你只有四个姐姐吗？那来的妹妹？”

“堂妹，同乡的，刚由上海来！”

“啊！大陆来客，怪不得打扮穿衣都充满乡土味。”她上下打量她说：“你妹妹也很可爱，多少岁？”

“十五。”

“不……”婷婷发觉俊铭性子好坏，他甚么都忘记了，连她十八是岁也忘记了。

“十五岁零两个月！”俊铭补充，他向那女郎笑着，他对她一点都不凶。

“啊！才十五岁，小得很！”她仿佛舒了一口气：“在哪儿念书？”

“她刚来，我还没时间替她找学校，不过我九月一定会让她上学，我奶奶很喜欢这个女孩！”

“大陆英文程度不够，最好先替她请个补习老师，弄好英文。”她倒是很热心：“小妹妹，你叫甚么名字？”

“丘婷婷，你呢？”

“她姓丘，你姓任，她怎么会是你的堂妹？”她盯了俊铭一眼，那大胸脯挤住俊铭，两人显然不是普通朋友。

“也许是表妹，反正她叫我祖母任奶奶，你知道我一向不懂中国人的伦理关系。绮年娜，别管她，我们去跳舞！”

俊铭马上把绮年娜拉开，怕说下去甚么都揭了底，女人吃醋挺麻烦的。

穿着白西装的俊铭和穿着白舞衣的绮年娜在跳舞，手舞足蹈，象两个白色的剪影。

跟着，许多女孩子都被男孩子拉去跳舞，只有婷婷一个人没有人理。

她静静的，坐在墙角的椅子上。

她看得眼睛都花了，一双双，打架似的，一点都不好看。

“小妹妹！”绮年娜来到她身边，坐下：“你为甚么不跳舞？”

“这种舞我不会跳，猴子上树似的，又碰来碰去，准有人被碰在地上。”

“这是的士高和新潮舞，等会儿我们还会跳滚轴溜冰的士高。你要不要喝杯鸡尾酒？”

“我不喝酒的，香港真怪，用鸡尾浸酒，一定臭死了！”

绮年娜哈哈笑，她走去，一会拿了两只杯回来：“我给你带了橙汁，没放鸡尾的，很香！”

“谢谢！”婷婷嗅了嗅才喝下一口：“今天才二十度，你穿那么少，上半身露了小半截出来，不冷吗？”

“跳起舞来全身发烫，你摸摸我，肩膀上还有汗水，粘粘的！”

婷婷只是看着她，她肩膀光秃秃，也许她不介意，但婷婷介意。

“我来的时候穿了件紫色的貂皮大衣，好暖的！”

“貂皮，是貂鼠的皮吧？有紫色的貂鼠吗？我都没有见过。”

“是染色的貂皮呀！真是土……”

“土包子是不是？上海也有许多土包子，但我不是。我在上海，是出了名的时髦姑娘，因为任奶奶常托人带衣服、鞋子给我。当然，跟你们比，我的确太保守了。”她再看看绮年娜：“你是任俊铭的女朋友吗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任俊铭走过来，看见绮年娜一手拖起她：“你躲在这儿干甚么？快来陪我跳舞！”

自此再没有人理会婷婷，甚至吃晚餐时婷婷也没有座位。任俊铭低声对她说：“你回房间吃，好吗？”

她能说不好吗？说了俊铭会理会她吗？她点点头，上楼去了。

说她不在乎，不难过是假的，她上楼的时候还看见俊铭和绮年娜彼此搂着对方的腰有说有笑。



妈叫她忍，妈说，如果到香港事事如意固然好，否则，甚么都要忍，否则你只有注定失败，我希望你成功回来，不要落荒而逃。

那就忍吧，人离乡贱。

她吃过晚饭，看完电视，忍不住再到跳舞厅看看，奇怪，现在他们已没有手舞足蹈，大概累了吧。她看见俊铭和绮年娜面贴着面，两个人贴得紧紧的，慢慢移动脚步。

她站了一会，俊铭一直闭上眼，根本没有看见她。

她心里很难过，鼻子发酸，她默默的离开跳舞厅，缓缓走上楼梯。

×

×

×

婷婷刚吃完晚饭，放下筷子，听见亚凤欢呼：“金妈回来了！金妈回来了！”

婷婷知道金妈是任家的管事，三朝元老，她看着俊铭长大的，任奶奶经常会提起她。

金妈走进饭厅，一看见婷婷，非常高兴：“婷婷姑娘！”

“金妈！”婷婷站了起来。

“果然清秀标致，怪不得老夫人喜欢你。真对不起，我没有亲自迎接你，我不知道你会来，我以为还要等好几个月。”金妈五十多岁的人象四十，她看见婷婷真是好高兴。

“出境证一批出，妈妈就要我来了，本来，还有三个月我高中就毕业，但是妈说越快越好！”

“丘太太的话对，越快来越好。”金妈看了看：“怎么你一个人吃饭？孙少爷没有陪你吗？”

“我来了两个星期，任俊铭没陪我吃过一顿茶，别说吃